農巖集

卄七

雜識

卷之三十三

雜講

內三

鹿巖集卷之三十三

雜識

內篇三 論語說○庚午辛未間所錄

朱子於論語或問首章歷論精義諸說之大體得失而不明指其名氏竊嘗推之寬平正大者范也整峻嚴恪者呂也通達奇偉者謝也醞藉敷腴者游也清和靡密者楊也至於周氏之敦厚易直尹氏之平淡簡約張子之深約嚴重則固已明指其人讀者要須熟復諸說深味其言語氣象而驗此論之不可易然後方爲有功

讀精義諸說然後知集註訓釋至精約至的確一字一句直是從分金秤上秤來錙銖不容加減然世之讀者類皆泛然看過不識其然或者又妄欲措異說於其間則多見其惑也

讀精義不惟見集註之爲至亦見程先生說義理極精非門人高弟所可幾及集註大抵本此而時有少異又加詳密耳

伊川解論語發明聖人言意有極精微處如論孝弟爲仁之本曰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

是仁之本則不可此是就爲字上看出意思論令
尹子文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慍色只人不能見其
色則可矣謂其無喜慍則非也苟無喜慍何以知
其未仁此是就色字上看出意思論子貢我不欲
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曰我不欲人之加
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恕也恕則或能勉之仁則非子貢所及此
是就無字上看出意思論憲問克伐怨欲不行曰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
行焉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是就行字上

看出意思此等處剖析精微只在毫釐間而其義理直是超絕非區區訓解所能及蓋其學已到至處故於聖賢淵微意思容易就一字上看得出發明造極無復餘蘊信乎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也

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慍色聖人曰未知焉得仁而程子則曰苟無喜慍何以知其未仁克伐怨欲不行焉聖人曰不知其仁而程子則曰人而無克伐怨欲仁者能之在他人則必不敢如是判斷蓋著一色字行字便只是不形於色不見於外故孔子不許其仁若眞無喜慍與克伐怨欲則又安得謂非

仁此程子善發明聖人之意也後世聖賢心學不傳不知方寸隱微處正學者所宜省察克治而只從行事上把捉得定以爲學問之功不過如此雖在孔門學者亦鮮能透得此關故子張原憲之徒以是爲問若非程夫子眞得聖人心法實用工夫來何以剖析及此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夫子正要人旣力行又須學文蓋力行固弟子之先務而學文亦不可緩故其言如此詳則以二字與然後字纔不同正須著眼精義諸說似皆未察乎此自程子以下大抵只是

發萌先本後末之意至朱子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方始說得聖人要人學文之意

君子周而不比章集註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互言二字下得最精切互言謂彼此交互說也蓋論語言君子小人非一如喩於義喩於利求諸己求諸人坦蕩蕩長戚戚之類固皆對舉而非互言蓋喩義之與喩利求己之與求人蕩蕩之與戚戚其爲不同自曉然只對舉言之意已足若必互言如云君子喩義而不喩利小人

喻利而不喻義則爲無用之長語矣若周之與比和之與同泰之與驕其實雖相反而其形則頗近似苟不别白言之則人將疑周於比疑和於同疑泰於驕而公私理慾混矣是以聖人之言此也不但曰周而必曰不比不但曰比而必曰不周以明周之非比而比之非周如和同驕泰皆然此互言之義然也集註如此等處最宜細推而深玩也

學字專言則兼知行偏言則主乎知如論語學習志學好學兼知行言此外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中庸博學文言學聚等學字大抵皆主知而言亦有

主於行上而言者如學而不思則罔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之學是也然此兩學字亦不專主於行蓋聖人分學與思者思是不從人講問不就事理會只懸空思索之謂學則須從人講論就事理會大抵皆依倣樣子做故謂之學然則以思對學思固專主乎知而學亦未嘗專屬行兼有知底意思但其所以知者不若思之專求於吾心而不涉於事爲耳

殷因於夏禮章集註三綱五常禮之大體按禮居五常之一而今以五常總謂之禮者蓋此禮字非偏

指敬之理乃以人倫人道大經大法而言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禮之節文而仁之愛義之宜禮之敬智之别信之實則乃其大體耳○忠質文損益文質之異固易見而質與忠却相近然其實亦煞不同今有一般人渾厚誠實一味無僞此可謂之忠又有一般人沈毅簡儉不事文飾此可謂之質忠則全無圭角又無文彩質則雖無文彩早是有圭角了此二者之所以不同也忠之弊寬緩而無裁制質之弊直致而少委曲寬緩而無裁制故矯之須以質不然則便頹弛直致而少委曲故矯

之須以文不然則太粗鹵

吾與同言章精義謝氏說苟不至於不違之地則與亡則書無以異也此句下註云疑按揚子法言云在則人亡則書謝氏蓋用此語言學者親聞聖人之言而不能默識心通如顏子之不違則與聖人亡而獨其書在者無以異云爾豈先生偶不記揚子此言而疑之耶抑此註是後人所爲耶未可知也

四書小註所載諸說頗有與朱夫子定說相戾者雖其大旨不悖而語意有病曲折可疑者又不翅多

焉蓋此書本出永樂諸儒臣承命編輯當時儒者於此學旣少實得又設局編書例易汗漫鹵莽故其間如節略大全語類及或問等說章句離絶亦多差錯所引先儒姓氏亦有誤者則其於精義微旨固不能致詳也性理大全亦同時編輯而疎謬尤甚愚謂讀此二書者不可不審其然也

論語序說小註程子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云云一段此乃謝氏論語序也精義載焉今以爲程子說誤矣

學而時習之章小註南軒張氏曰學貴於時習程子

日時復思繹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按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一語朱先生嘗爲南軒極論其非今以入於小註恐未安

溫故知新章小註范氏曰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無按此說或問非之而今載於小註未安

不憤不啓章小註范氏曰孟子曰有答問者憤悱之類是也有私淑艾者舉一隅之類是也此說或問亦非之

暴虎馮河章小註南軒張氏曰敬戒周密如此所以

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哉此說亦朱夫子所不取也　又按南軒豈獨行三軍之說朱先生所以不取者盖以聖人此言固無施不可而今本爲行三軍而發則當看其於行師一事尤切當不可易處不當似此推說泛濫不切也然集註載謝氏說曰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況三軍乎此亦近南軒說而先生取焉何也盖謝氏從小事說起以明行三軍尤不可不然其意重在於行三軍南軒則從行三軍說起以明天下之事無不皆然其意不專於行三軍二說雖相近而

其語勢之開闔旨意之向背實不同故先生之取舍如此也此等處正見其權衡精審無少差忒處

富而可求章楊氏說或問初以爲未安而集註取之此蓋初晩之見異也或問云程子可求不可求皆決於義謝楊可求不可求皆決於命至於張子尹呂則以可求者爲義而不可求者爲命三說不同然愚意以謝楊之說爲未安也蓋此本設言以明富之不可求故有執鞭之說若曰命可求則寧屈已以求之則是實有此意矣豈聖人之心哉先生初年說蓋如此也然竊詳夫子語意正以富貴有

命無可求之理故設爲此言以曉人耳其意蓋曰富若可以人力求而得之則雖執鞭亦所不辭惟其有命焉非人力之可求故無寧從吾所好也是雖若主於命不主於義而乃所以深明求富之爲妄而枉道之不可也此聖人曉人深切之意也若如程子諸說則語意便覺滯而不活偏而不準非聖人設辭之意也是以集註却取楊氏說而其自爲解亦不主乎義之說此蓋晩年定論也余獨疑或問說如彼而其後一轉問答又却論聖人言命之意此又與前說之意相徑庭何也豈先生當時

實主張子尹呂之說以可求者爲義而不可求者爲命故雖不取謝楊之說而亦不以可求不可求者決於義如程子說故其說如此也耶　又按南軒說亦同程子之意而今載於小註恐與集註不合也

不憤不啓章精義范氏曰夫子之學猶發憤忘食則進也勇悱則其慮也深按此段疑有闕誤考大全小註載范說曰憤則其慮也深悱則其進也勇此可參考但慮也深進也勇彼此相互未知孰是

子在齊聞韶章小註載或問說而本文分合二字跂

作文豈編輯時删潤如此耶又或問本有范氏云
云之語故其下繼以蘇氏說亦得之語勢然也今
去范氏一段而只存此一句則亦字殊無來歷蓋
當删而不删也吾所謂節略差錯處此類可見
游藝一義如謝氏無之不害爲君子之說固甚諄摯
而游楊諸說亦未完善夫六藝之學正所以究事
物之變盡道體之細而周乎天下之用不可以或
遺焉者也至於涵泳情性閑邪守仁之功固亦在
其中而主意則不在此也今游楊專以此爲說遺
却上一截正意則偏而不該矣是以朱子於或問

論之而以張子曰爲之分義范氏廣業之說爲正
矣至其自爲說則集註必先言應務有餘而後云
心亦無所放先言小物不遺而後云動息有養或
問亦先言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後云非僻之心
亦無自以入之其旨義精密曲折周備蓋如此又
集註或問兩亦字最見其語意有賓主處此正所
謂分金秤上秤出來者也　先後之序輕重之倫
先後指志據依游而言輕重指道德仁藝而言小
註諸說恐未然　集註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
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此一段本是

遙同渾淪說程復心以無少間隙屬志據依涵泳從容屬游於藝此殊穿鑿不成義理彼見先生於或問論游藝有雍容涵泳之語故其說如此耳然程先生嘗解此章曰學者當如是游泳於其中而朱子以爲統言一章之旨則集註之說實本程子之意矣安得以此一句專屬於游藝哉且日用之間無少間隙亦須兼游藝看然後其意方是蓋不但根本密切處持守不懈而雖游焉息焉之頃亦必有所事然後方可謂之無少間隙矣是以或問旣歷論四者之功效次序而結之曰日用之間心

有子貢待夫子之言而深知衛君父子相爭之罪則可也若謂其待夫子之言而始知父子相爭之爲惡則不可或者之說頗近於此故龜山辨之特甚語意簡畧曲折未備故朱子以爲不可曉耳至其大旨則恐未爲失也　又按夷齊之事擬之於衛君父子則蒯聵當伯夷之地而輒當叔齊之地矣然當是時輒方爲衛君以拒蒯聵故冉有之疑子貢之問皆爲輒而發然則夷齊之事亦當專就輒一人身上看蓋父子之倫不翅兄弟之序則觀於叔齊而輒之以子拒父冒犯天倫其罪著矣嫡

孫之當立尚不若長子則觀於伯夷而輒之以嫡孫自居而攘奪父位者其罪尤豈不較然乎是故或問雖以龜山以蒯聵處伯夷之地者爲得之而集註則專以輒爲言其說確矣 又按或問論程子并引諫伐之事以爲非此章問答之本意而集註載之不删盖初晩之見異也然其正意則恐止於讓國一節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集註云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夫富貴而不義者固當如此矣至於義富義貴則聖人其將

有所願慕而不能無動於其中乎竊謂聖人於富貴初非有所惡也爲此言者正指其得之不以其道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亦非泛指其未來者而言也自其未來而言則雖義富義貴亦不容有歆羨願慕之意矣苟一毫有此意思則非所謂不願乎其外者矣若據其旣得而言則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泰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於此而視之漠然與不義底一般則亦非大中至正之矩矣上蔡不察此意乃謂聖人視義富義貴亦如浮雲而況不義乎或問以爲過而失乎聖言

之旨可謂確矣
學而時習之章小註朱子說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一段本出大全答張敬夫書其曰而字承上起下之辭本文作而者承上云云當以本文爲正其曰無窮盡如此本文作無窮盖如此盡與盖字相似而意皆通當因此致誤然盡字却似勝豈或大全誤耶末端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一段本文無之而今却聯屬爲一說上下文勢殊不倫且究其語意當附於上入性皆善條此亦編節不精之失也　仁山金氏解先覺之所爲曰覺知也爲

能也竊謂覺雖屬知然先言先覺實兼能知能行底人而言至於爲字則尤不當偏屬行雲峰胡氏論之詳矣金說恐未然

以約失之章精義侯氏說下更有又曰一條據或問則此當爲尹氏說而今並作侯說恐誤豈又曰之又是尹字之誤耶

孝弟爲仁之本章或問說頗辨不仁義似與程子本旨少異

三省章或問論游氏說一段無不言不動之謂也無字恐非字之誤矣其本章之所謂章字恐意字之

誤

道千乘章或問治者政教號令之爲治之事也爲恐謂字之誤不然則之字下似當别有謂字

信近於義章或問解因不失其親一句與今集註說不同

無諂無驕章或問不諂之士豈必皆出於人人恐亦字之誤

詩三百章或問其尚論有未定者歟尚論恐當乙

十有五而志于學章或問言之爲言亦蒙上文云云言之下恐當别有至之二字

孟武伯問孝章或問深攷集註後一說之意

周而不比章或問以周氏子考本文氏當作事

學而不思章或問殆者其心危迫心恐當作事字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或問周氏問其說甚善

問字恐誤

或人謂孔子章或問施於有政之義似與集註說少

異

林放問禮之本章或問范氏以儉戚爲禮之本則失

之又曰楊氏直以儉戚爲本者似亦簡便但考之

夫子之所論則四者均在去取之間而儉戚爲差

愈耳或問說雖如此然集註以儉戚爲禮之本而
范楊說皆在所取此蓋初晩之異也

君子無所爭章或問其爭也爭非議遜爭非之非恐
當作爲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或問但若欲爲而爲之之
類據程子本說上爲字恐當作有名　又或問謝
氏之說則善矣然初不見利字之意而於所以安
仁者亦未親切今集註全取謝說而又嘗曰上蔡
所見直是高諸解中未有及此者此與或問所論
不同

惟仁者能好人章或問此記備著之言而較之按記
惡當作以字
我未見好仁者章或問用力以下諸說不同未有以
屈其說而集註所用程子之意則未見之云與章
之首尾兩未見者不類而蓋有之矣又曰力不足
者而上繫於用力之文疑亦未安云云按精義程
子曰用力于仁者固當有之已未嘗見爾此蓋以
蓋有之矣謂有用力於仁者而先生從之也此與
集註說少不同或問所謂必不得已則力不足之
云者從范氏而下文二句從周氏之訓以措夫力

不足之人從程子之意以不絶夫進善之路者節
集註之說此盖後來定論也 又或問又曰之曰
字以意推之恐當作越盖日越聲相近而誤也
吾道一以貫之章或問其曰而已者邢氏以爲萬理
一貫更無他說之辭按論語邢氏疏言夫子之道
惟以忠恕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更無他法故
云而已矣此與或問所引不同豈先生隱括其辭
如此耶然集註所謂自此之外更無餘法者實用
邢氏更無他法之語矣或問何以改法爲說耶
又或問致知力行不可偏廢故其言每如此按此

說知行之意有所未曉　又或問程子之引君子之道四者如何曰是則少誤以中庸之文推之則此四者乃反其所以責人者爲責己之事非欲苟自恕而並恕人也按程子論恕之難能而引孔子此語爲證者其意蓋謂所求於子臣朋友者己心之所欲也以此而事父事君先施之者推己而及人也此恕之事也而孔子自云未能故見其甚難云耳或問所說却似謂程子之意謂聖人因己之未能此四者而知天下皆可恕此是聖人能恕之事而非他人所及云爾則恐非其本意也然孔子

此說張子謂以責人之心責己者正得之而程子引而論恕則要非正義耳

君子欲訥於言章‧或問人性因所有固惡固字之誤　又未知其可意可惡何字之誤　又即有以能行云云有惡又字之誤

雍也可使南面章‧或問尹氏又因宗盡善之說而專指其居敬爲言按尹氏曰以其居簡故曰可也詳此則或問居敬恐當作居簡　又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此蓋以敬與簡爲一事

事節程子居敬則所行自簡之說也至集註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此却分居敬與行簡爲二事與程子說不同

孟之反不伐章謝氏說或問攻之而集註載焉特其語句頗多點化本說云人欲自消天理自明大道其必得之矣集註則改兩自爲日而大道一句全削之本說云後之學者無志於學則已有志於學師孟之反可也集註則云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蓋或問所攻專在此兩段故集註並加刪改其多

兩旨爲旨者盖作旨則太容易作巨則有漸次也
此等處尤見集註之精密又若孟之反可以爲法
一句本范氏說而今取以點化謝說此又集註集
衆長之例如上章楊氏說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
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本作非直道而行正已而
不求於人不能若是也而先生改之如此正大之
情可見六字本謝氏說而取以點化楊說亦此類
也
誰能出不由戶章小註南軒張氏說乃精義諸先生
之說與集註或問之意異而編小註者取之亦不

祭也

中人以上章或問楊氏所引不失人言亦與程子不類程或恐孟字之誤當者

樊遲問知章或問謂程子敬遠鬼神篇第一第五說皆以鬼神淫祀言之則恐聖人所謂鬼神者初不為此也今考精義所謂第五說即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之說也或問所論如此而集註載焉此豈初晚之異見耶

又或問非鬼神似當作非其鬼　又精義楊氏說之死而致死之下死字恐是生之誤

成於樂小註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及學之興起其先

於詩二段皆程子說而今作朱子說又以朱子只

是一心更無他說數十字繫於古之學者上通爲

一說尤爲舛誤

君子所貴乎道章或問以三者爲平日莊敬誠實涵

養之效與今集註說不同

博施濟衆章第一節集註云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

第二節云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

第三節云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

其天理之公矣此三段須看其脉絡相貫處蓋求

仁之要須先體認親切而用力於易近可以有得若子貢所謂博施濟衆者則旣無以見得仁體親切處而欲從而用力又茫然無所措此集註所謂愈難而愈遠者也至於夫子之二言則旣可以見得仁體親切處又可以識得用力之方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乃仁之事雖非學者所及而可以見得仁體能近取譬推己及人此乃恕之事正學者所當用力而可以進乎仁是以集註於上段則曰於此觀之於下段則曰於此勉焉其意義精密下語的確如此

以能問於不能章小註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按此一段見大全石子重問目考本文云從事於斯是著力否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云云不幾於詐乎曰顏子只見在己不足云云曾子却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云云如此非謂其著力也此蓋子重與學者問答而質於先生也小註引以爲先生說旣誤又本文不幾於詐以上皆問者之辭故著力否下本無曰字而今却添此一字似若以若是

以下並爲答者之辭尤謬誤

憲問恥章小註榛叢胡氏說世有道如南容之不廢寗武子之知伯玉之仕史魚之直可也若夫子稱南容之不廢特言其不見棄於治世耳如胡氏說則是夫子謂憲在治世不免見棄也憲之賢不能有爲於治世則有之豈見棄者哉恐未然也 新安陳氏說以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證此章邦有道穀之說此固以集註語意相類而云然夫子兩言所指各異恐不當云其意正同

克伐怨欲章慶源輔氏說伐者傳彧之意自矜乃所

以自處又忿見於外惧藏於中此說當商　胡氏說四勿者分辨於天理人慾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慾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慾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說可疑盖四勿與不行不同正以其一則拔去病根一則容其潛藏耳今就初發已發强生分別恐未然其說雜字之意尤牽合不是　慶源輔氏說不能復有所問則亦以狷介之守病之也此說恐少曲折盖狷介者固多不足於見識然遂謂狷介之守病於進道則却似偏了

南宮适章小註朱子曰适雖非問此一句可疑當考

又南軒說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此說當更商

君子而不仁章小註潛室陳氏曰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此恐不須說凡言君子小人孰非以心術邪正言者耶

爲命章小註南軒說聖人稱之以見爲命猶當假衆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按夫子之意未必及此若自今推言則可謂云爾矣

貧而無怨章小註胡氏說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

無愧怍而眞有得則不能按此正樂字地位以說無怨之意恐稍過之雙峰饒氏分樂與無怨似的當

子路問成人章集註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此指兼四子之長而言也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此指文之以禮樂而言也小註胡氏說禮以節之樂以和之所以中正和樂渾然粹然似以渾然粹然通爲禮樂之效豈誤認集註分屬之意耶抑自爲一說也雲峰說亦然

子曰公叔文子章小註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

按小難兩字差互考語類亦然當正之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章小註慶源輔氏曰凡人溺於智而不好學則不鑿而爲私則必蕩而失正武仲二病皆有之按武仲之病恐不在於鑿　和靖尹氏說或問已論其失不當存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小註慶源輔氏說忍心謂心所當爲而忍之使不爲按忍心謂心所不忍而忍而爲之也朱子云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蓋惻隱之心卽所謂不忍也而忍之則此心傷矣故曰害仁便是忍心亦此意耳輔氏說雖大意無害

一而恐欠精切 蔡氏說下章匹夫匹婦之諒亦指
忽言此本或問說然竊意下章之言只泛指人之
徒死無益者以明仲不死而有及人之仁爲愈於
彼云爾恐非以忽爲溝瀆自經之類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章小註胡氏說如圉幾矣按孔
圉爲人不善夫子答子貢之問特稱其敏學好問
一事耳胡氏以爲幾矣未知何所據而云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按此章之說有兩段
義一則謂務爲大言者行之不力也一則謂所言
者大則踐之不易也二義俱通而集註之言近於

後說當更商
勿欺也而犯之章小註勉齋說未免有矯飾之病矯飾字似未穩　洪氏說欺而犯之是犯上也此說未是
以德報怨章集註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按此說似與或問之意異或問以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爲直蓋人有怨於我而於義所當讐則吾必讐之此所謂報也於義不可讐則吾所以待之者只如常人一般所謂不報也集註却似只說下一節意思蓋善則愛之而惡

則憎之才則取之而不才則舍之乃君子待衆人之道恐不能包當報則報意思在其中今若以憎與舍爲報而愛與取爲不報則又恐語意不近未知當何以通之當更思之 又詳朱子之意或似謂怨之當報者固當報之其不當報者固當不報而至於隨其人之善惡才否而愛憎取舍之又當只如待常人之道也盖所怨之人苟賢且才矣則吾之怨雖在所必報而在公義之愛與取則固不容廢如東漢蓋勳與蘇正和有仇及梁鵠欲殺正和勳力爲救解而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怨之如

初是也其人苟惡且不才矣則吾之怨雖在所不報而在公義之憎與舍則亦不容苟如呂申公曾與賈種民有怨賈素無行嘗爲蔡確鷹犬者而及公爲相賈得罪而却與之郡職此豈不可哉朱子之說如此是雖不明言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而亦包得此意在其中與或問之義未始不同也耶但或問直以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觀理之當然爲直此則無論報不報直以愛憎取舍一以至公無私爲直終覺不合 人之處讐怨其道有四以德報之一也一切不報二也報其當報三也

一切必報四也以德報之如韓信之類是也一切
必報如范雎之類是也若集註之說則近於一切
不報而或問之說乃是報其當報者竊疑夫子之
意或問爲得之而集註說難以會通於此豈不能
無疑者耶

賢者避世小註馮氏說桀溺謂子路豈若從避世之
士夫子爲之憮然至是乃賢避世則道不行而無
仕志也按此說恐非夫子之意當從吳氏說爲是

子擊磬於衛章小註新安陳氏說天地生物之心不
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

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此說恐取喻不精蓋以天地比聖人則生物之心不以閉塞咸冬之時而息正猶愛人之心不以咸怒刑殺而息也若說出處而言則當曰聖人道濟天下之心未嘗以卷懷含藏而忘也然以之說此章皆不襯貼故陳氏說不得不如此要當活看耳

衛靈公問陳章小註南軒說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矣按夫子所謂俎豆之事只是謙辭非欲靈公因其實理之所寓者而推而達

之也精義楊氏說禮藏於器以為用天下之至賾存焉使盧公聞是而究其說則循而達之斯知所以為禮矣南軒之說盖本於此而或問以楊說為非是則此說亦不當存也

羣居終日章小註胡氏說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似太分析當更商

仁人章小註鄭氏說似誤

君子義以爲質章小註陳氏說此事之成無欠鉄可悔處此說當更商　雙峰饒氏說須遜順以出之使之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真故又

須信以成之不易其當然之則此說與朱子意不同恐誤　南軒張氏說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爲體也接夫子說義以爲質只就行事而言南軒說恐太深　慶源輔氏說由外入內恐未然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章小註饒雙峯說沒世者蓋指事乃定生前或可干名沒後却粧點不得公論方定云云恐非聖言本意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章輯詳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言其所操者約而施之於事無所不

周也此子貢請問之本意而集註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正發明此意尹氏之說雖若與此少異然輔氏以爲朱子之說極其用而言之尹氏之說極其效而言之恐太分析且未知尹氏本意果如此否耳又所謂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恐與集註其施不窮之意少不同蓋朱子之意以爲此箇道理無處窒礙故施之不窮也輔氏則似以爲欛柄在我惟所用之故無有窮盡也二者微似不同

吾之於人誰毀誰譽章集註尹氏說聖人豈有意於毀譽者似謂聖人雖有所毀譽而初未嘗有意而

然也是則其意固以毀譽為當然之事而特聖人
物各付物不以己意參之耳此恐與朱子所釋毀
者損其眞譽者過其實夫子無是云者不同而集
註取之者豈亦以試而知其美以下文義簡明而
豈有意於毀譽一句將作無毀譽意看容亦可通
故存之耶然斯民也一段朱子於或問亦嘗與謝
侯之說一例非之　小註南軒說謂吾於人初無
毀譽之意及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朱子亦嘗非之
　雙峰饒氏說三代化行俗美以下似全失朱子
意集註所謂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

所私曲之民者言三代聖主能行其直道者亦不
過以此民耳今我亦不敢謂此民不可以行直道
而敢以枉道行之也蓋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
曲非謂其民能如此也謂以此行之於其民也饒
氏說却似以行直道行枉道爲此民之事恐不察
經文所以二字意　雲峰胡氏說善善惡惡無所
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其誤亦與饒氏同
且其必有所以然者矣一句似解經文所以二字
然夫子本說三代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之道亦
不過行之於此民故著所以二字言其以此民而

行此直道也故朱子云所以二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今詳胡氏語意却似謂三代之民所以能善善惡惡無私曲者以其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昧而然恐非經文及集註之意大抵朱子於此章發明至到幾於八字打開而後來諸儒皆不能認取其意有此謬誤不知何故如此可恠　此章正好與以德報怨章參看蓋彼之德無不報怨有不讐此之惡無預詆善有先褒皆聖人之仁行於直道之中者也與舜典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同一意思

農巖集卷之三十四目錄

雜識

外篇

農巖集卷之三十四

雜識

外篇

韓文原道外與孟簡書及文暢序論議正大筆力宏肆不減孟子文章孟簡書尤好其論孟子處抑揚反復極好看戊午所錄

夜夢游一寺院遇老僧名辨師者與談儒釋之辨余舉喜怒哀樂云云僧曰此乃根塵妄想也余曰然則心是何物僧曰眞如體也余曰喜怒哀樂是心之用卽用卽體是獨非眞如乎以下己未所錄

自示平鷹巖向鐵原豐田驛過狼踰嶺嶺底水石頗佳駐馬少坐激湍澄潭蒼崖老樹極有淴噂幽夐之趣令人忘起仍念深山絕谷中其奇勝處不止此比而人自不識又不能往可慨也崔孤雲云人間之要路通津眼無開處物外之青山綠水夢有歸時三復此語爲之悵然

余夜夢遊山水極多自遊金剛還八九年間夢踏毗盧萬瀑之間者不可記往往遇奇異光景殆不能名言此豈亦好之篤故耶昔朱子自言連夜夢中解書以爲雖事之善者亦不合形於夢夢山水雖

異於夢榮利其爲偏係之發一也此宜自警聊書此以觀之

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後人作碑誌文字言人善居喪類多云戚易咸備其意蓋曰禮文與哀痛俱備也然聖人之意正以易爲病而寧有取於戚故朱子訓之曰易治也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此二者正自相反豈容兩兼耶且如夫子云與其奢也寧儉今若曰奢儉俱備則成何義理文字耶然先輩文字中用此語甚多恐一時偶然失誤而承襲用之不復深

察也又意此語之誤恐始於明人歐王碑誌中無此語（以下辛未壬申間所錄）

又碑誌文字襲謬可笑者無如易簀二字夫易簀固聖賢正終之事然曾子之簀乃季孫之賜非禮之物故易之所以爲正終也夫人安得皆有季孫之簀而必於將死焉易之耶文章家用事固多此類而至於碑誌文字其體本自謹嚴凡叙履歷生卒惟當據實直書不必引用古語雖或用事亦須詳審的當且如啓體易簀皆曾子事然啓體人皆可用而易簀則非人人所可用朱子祭延平文雖有

舉扶語而亦與直說易簀者有間且祭文異於碑誌不可援例也

王弇州自謂學班馬其爲碑誌叙事極力摹畫若將以追蹤古人而其實遠不及宋之歐王今讀歐公諸碑誌其提挈綱領錯綜關節種種有法簡而能該詳而不繁意度閒暇而情事曲盡風神生色處又往往如畫茅鹿門以爲得太史公之髓者此也弇州不知古人提挈錯綜之妙而只欲以句字步趣摹擬故其爲碑誌叙事不問巨細輕重悉書具載煩冗猥瑣動盈篇牘綱領眼目未能挈出點注

首尾本末全無伸縮變化其所自以爲風神景色者不過用馬字班句緣飾傳會耳此何足與議於古人之妙哉

古人之簡簡於篇法明人之簡簡於句字古人之詳詳於大體明人之詳詳於小事故歐陽公作王范二文正碑其文不滿二千言而其作相事業與平生大節摸寫殆盡弇州作商販婦女誌傳其人瑣瑣無足記而其文動累百千言此可見工拙之辨也

馬史如信陵君傳敘迎侯生及灌夫傳敘罵坐等處

曲折纖悉毫髮不遺弇州滄溟諸人作誌傳大抵皆摹倣此等而不知信陵君傳專以禮士下賢臨難得力爲案灌夫傳專以田竇兩家恩怨傾奪爲案迎侯生及罵坐處正其緊要關節故叙得愈詳愈妙推此例之史漢諸傳皆然若事無巨細緊歇皆欲纖悉叙次則豈復有體要乎弇州諸人惟不識此意故其爲誌傳舉其人一生行事以至日用細瑣一準史漢叙次之法而摸寫之其亦可笑也已

碑誌與史傳文體略同而史傳猶以該贍爲主至於

碑誌則一主於簡嚴故韓碑敘事與史漢大不同不獨文章自別亦其體當然也歐陽公雖學司馬遷而其爲碑誌猶不盡用史傳體亦以此耳至明人始純用史傳體爲碑誌而又不識古人叙事之法故其文遂無體要而碑誌簡嚴之法掃地矣

范文正公宋朝第一人物也其平生行事可爲後世法者極多而歐陽公作神道碑只叙其出處事業終始大節而其餘嘉言善行皆略之如義田及麥舟事尤古人所難能而碑猶不載也其叙事簡嚴不苟如此矣後來碑誌雖名賢偉人有大事業大

名節亦必俱載其細行至於筆翰小事亦皆不遺不如此則得者不滿而作者亦不安習俗之弊久矣其難變也

明人稱詩動言漢魏盛唐漢魏固遠矣其所謂唐者亦非唐也余嘗謂唐詩之難不難於奇俊爽朗而難於從容閒雅不難於高華秀麗而難於溫厚淵澹不難於鏗鏘響亮而難於和平悠遠明人之學唐也只學其奇俊爽朗而不得其從容閒雅只學其高華秀麗而不得其溫厚淵澹只學其鏗鏘響亮而不得其和平悠遠所以便成千里也

詩者性情之發而天機之動也唐人詩有得於此故
無論初盛中晚大抵皆近自然今不知此而專欲
摸象聲色黽勉氣格以追躡古人則其聲音面貌
雖或髣髴而神情興會都不相似此明人之失也
宋人之詩以故實議論爲主此詩家大病也明人攻
之是矣然其自爲也未必勝之而或反不及焉何
也宋人雖主故實議論然其間學之所蓄積志意
之所蘊結感激觸發噴薄輸寫不爲格調所拘不
爲塗轍所窘故其氣象豪蕩淋漓時有近於天機
之發而讀之猶可見其性情之眞也明人太拘繩

墨勳涉摸擬效顰學步無復天眞此其所以反出宋人下也歟

詩固當學唐亦不必似唐唐人之詩主於性情興寄而不事故實議論此其可法也然唐人自唐人今人自今人相去千百載之間而欲其聲音氣調無一不同此理勢之所必無也强而欲似之則亦木偶泥塑之象人而已其形雖儼然其天者固不在也又何足貴哉

宋詩如山谷后山最爲一時所宗尚然黃之橫拗生硬陳之瘦勁嚴苦旣乖溫厚之旨又乏逸宕之致

於唐園遠而於杜亦不善學空同所議不色香流動者誠確論也簡齋雖氣稍詘而得少陵之音節放翁雖格稍卑而極詩人之風致與其學山谷后山無寧取簡齋放翁以其去詩道猶近爾

蘇黃以前如歐陽荊公諸人雖不純乎唐而其律絕諸體猶未大變唐調但歐公太流暢荊公太精切又有議論故實之累耳自東坡出而始一變至山谷后山出則又一大變矣

茅鹿門作八大家文鈔盖以矯王李諸人贋勦之習其論古今文章偏正得失之際亦多中窾及觀其

所自為則曼衍冗長浮靡華豔辭繁而意寡文勝
而質弱其視弇州之體裁道整結構緻密反不及
焉蓋慕歐公之風神紆餘而不得矩矱理致爾信
乎文之難也
明文如遜志陽明遵巖荊川皆是歐蘇流派就中遜
志規模宏大筆力滂沛而少收斂裁剪之功陽明
天才豪敏有操縱有闔闢而少深滀典厚之致此
所以不及歐蘇遵巖荊川宏大不如遜志豪敏不
如陽明而體裁則加密焉然要不出方王度內耳
明詩如徐昌穀高子業雖與李何相和應而其天才

自近唐人故所就高出一時徐以神秀勝高以幽
澹勝而子業於性情尤近此外如唐應德蔡子木
諸人皆學唐而其詩沖和閒艷無叫呼激詭之習
高子業之詩隱約幽古沖深溫雅雖語氣似簡短而
旨味實雋永其光黯然其聲寥然使讀者反復吟
咀而不能已使在唐時亦當不失爲名家嘗見其
自序數篇亦大類其詩甚愛之惜不多得耳
弇州輩雖宗尚空同而其論常若有所不滿盖以其
淘洗刻削之功未盡也然今觀空同之長在於奔
蒼勁渾偪強疎鹵正以其淘洗刻削之功未盡而

眞氣猶有不喪耳至弇州諸人揣摩愈工鍛鍊愈
精而眞氣則已喪此所以反遜於空同也
何大復天才溫雅蒞雖以學古自命而不至如後來
諸人之矯激其詩雖少眞至警絶然寬平和雅猶
有詩人之度
獻吉勸人不讀唐以後書固甚狹陋然此猶以師法
言可也至李于鱗輩作詩使事禁不用唐以後語
則此大可笑夫詩之作貴在抒寫性情牢籠事物
隨所感觸無乎不可事之精粗言之雅俗猶不當
揀擇況於古今之別乎于鱗輩學古初無神解妙

悟而徒以言語摸擬故欲學唐詩須用唐人語欲學漢文須用漢人字若用唐以後事則疑其語之不似唐故相與戒禁如此此豈復有眞文章哉元美亦初守此戒至續稿不盡然盖由晩年識進兼亦勢不行耳

近見壺谷所編箕雅目録稱李奎報文章爲東國之冠余意此論殊不然奎報詩擅名東方久矣前輩諸公亦皆推爲不可及盖其材力捷敏蓄積富博爭多鬬速一時莫及又能自造言語不蹈襲前人以爲工亦可謂有詩人之才矣然其學識鄙陋氣

家庸下格卑而調雜語瑣而意淺其古律絕數千百篇無一語一句道得淸明灑落高古宏濶意思其所沾沾自喜以爲不經人道語者大抵皆徐凝之惡詩眞嚴羽卿所謂下劣詩魔入其肺腑者也試拈其數句如滿院松篁僧富貴一江煙月寺風流竹根迸地龍腰曲蕉葉當窗鳳尾長湖平巧印當心月滿潤貪吞入口潮此等皆人所膾炙以爲奇警者而自今觀之殆同村學童所習百聯鈔句語耳亦何足尙哉當時之人目見其瞻敏遭逢固宜畏服至於後來尙論宜有不然而至今三四百

年猶不敢置異議於其間識所未解然此特以詩言耳至他文尤不足深論雖詞賦駢儷頗有可取而若以是壓倒牧隱諸人而爲東國之冠則恐未爲允也論文章於東國固難以一人斷爲冠首然文則當推牧隱爲大家詩則當推挹翠爲絕調牧隱不獨文爲大家詩亦宏肆豪放氣象可觀不似

奎蘇廬跋

挹翠軒雖學黃陳而天才絕高不爲所縛故辭致清渾格力縱逸至其興會所到天眞瀾漫氣機洋溢似不犯人力此則恐非黃陳所得囿也

余嘗謂挹翠之詩正與安平書相似安平書雖規摹松雪而其筆畫則二王也挹翠詩雖師法黃陳而其神情興象猶唐人也此皆天才高故爾

挹翠詩如風從木葉蕭蕭過酒許山妻淺淺斟春陰欲雨鳥相語老樹無情風自哀怒瀑自成空外響愁雲欲結日邊陰夜深纖月初生影山靜寒松自作聲一年秋興南山色獨夜悲懷缺月懸故人自致青雲上老我孤吟黃菊邊雨後海山皆秀色春還禽鳥自和聲風帆飽與潮俱上漁戸渾臨岸欲傾等語悲壯老健清新警絕如李奎報集中鮮得

有一語似此

容齋詩雖格力不及挹翠而圓渾和雅意致老成足爲一時對手其五言古詩往往有絶佳者非東岳所及也

世稱本朝詩莫盛於 穆廟之世余謂詩道之衰實自此始盖 穆廟以前爲詩者大抵皆學宋故格調多不雅馴音律或未諧適而要亦疎鹵質實渾厚老健不爲塗澤豔冶而各自成其爲一家言至 穆廟之世文士蔚興學唐者寖多中 朝王李之詩又稍稍東來人始希慕傚效鍛鍊精工自是以

後執轍如一音調相似而天質亦不復存矣是以讀

穆廟以前詩則其人猶可見而讀　穆廟以後

詩其人殆不可見此詩道盛衰之辨也

盧蘇齋詩在　宣廟初最爲傑然其沉鬱老健莽宕

悲壯深得老杜格力後來學杜者莫能及蓋其功

力深至得於憂患者爲多余謂此老十九年在海

中只做得夙興夜寐箴解而亦未甚受用後日出

來氣節太半消沮獨學得杜詩如此好耳

世稱湖蘇芝然三家詩實不同湖陰組織鍛鍊頗似

西崑而風格不如蘇芝川矯健奇崛出自黃陳而

宏放不及穌齋其最優乎

簡易文章名世人謂詩非本色而要亦穌芝之流其風格豪橫實致深厚不及穌齋而饒畫矯健過之其警絶處聲響鏗然若出金石要非後來詩人所能及也嘗聞權石洲見簡易問曰當今文章固有吾文在詩則當推何人擅場蓋意其必許已也簡易瞋目良久曰不知老夫死後何人擅場耳石洲憮然有慚色其自負如此云

明之文弊始於李何深於王李轉變於鍾譚而極矣近看錢牧齋文字論此最詳其推究源委鐵砭膏

肓語多切嚴請人見之亦當首肯

近觀牧齋有學集亦明季一大家也其取法不一而大抵出於歐蘇其信手寫去不窘邊幅頗類蘇長公俯仰感慨風神生色又似乎歐公但豪逸跆宕之過時有俠氣亦時有冶情少典厚嚴重之致又頗雜神恠不經之說殊爲大雅累然余猶喜其超脫自在無砌湊繩縛不似弇州太函輩一味勦襲耳

牧齋碑誌不盡法韓歐其大篇叙事議論錯綜經緯寫得淋漓要以究極事情模寫景色又時有六朝

句語錯以成文自是一家體如張益之墓表薛愚母墓誌等數篇其風神感慨絶似歐公明文中所罕得也

牧齋碑誌中說京師處多云長安此殊未當長安本關中一小縣也漢唐時都此故遂爲京師之稱明之京師乃燕地也何得復以關中一小縣之名稱之乎凡詩文用事有可假借者而惟地名不可詩猶可而文尤不可他文猶可而碑誌叙事之文尤不可

朱子張魏公行狀王弇州徐階行狀錢牧齋孫承宗

行狀皆至二卷之多古所未有也前此唯東坡司馬公行狀頗多而尚未至此張魏公行狀一百三十本孫承宗行狀一百十一汏

茅鹿門於歐文張應之墓表批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從叅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眉州入爲員外郎而復知陽武縣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蓋宋之官制有階官有職事官今以應之所履者言之始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又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其著作佐郎及員外郎皆階官也通判知縣職事官也方其爲通判爲知縣固帶佐

郎員外銜非入爲員外郎而又自員外郎出知陽武縣也鹿門所謂入爲員外郎恐未察此凡看宗人碑誌敍履歷處須分別階官職官不令混淆始得

韓文孔司勳墓誌云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玆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葬鹿門批云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勳合葬處不可曉今按本文之意謂前夫人初沒時從葬舅姑兆次矣今宜祔葬於司勳而卜人云云故不得祔云爾鹿門誤認卜人以下並爲

從葬舅姑時之事而反疑韓公之疎舛可笑也
鹿門八大家文鈔論云世之論韓文者共首稱碑誌
予獨以韓公碑誌多奇崛險譎不得史漢序事法
故於風神或少遒逸至於歐陽公碑誌之文可謂
獨得史遷之髓鹿門此論似然矣然碑誌史傳蓋
同爲叙事之文然其體實不同況韓公文章命世
正不必摸擬史遷其爲碑誌一以嚴約深重簡古
奇奥爲主大抵原本尙書左氏千古金石文字當
以此爲宗祖何必以史遷風神求之耶然其叙事
處往往自有一種生色但不肯一向流宕以傷簡

嚴之一體耳若歐公則其文調本自太史公來故其
碑誌叙事多得其風神然與荊則亦本韓公一不盡
用史漢體也
韓碑體格固極簡嚴可法而其句字亦時有太生割
奇僻處如曹成王碑通篇皆然要非後人所當學
鹿門譏之亦不爲無見但不當專以史漢律之耳
吾東之人爲碑誌類多襲用韓碑句字如衛彥䟫
莽所貽前光之類而通篇體段實不似此如疏布
襦裳綴錦繡片段奚其稱也
韓文張中丞傳後叙叙事極錯落自南霽雲乞救云云

所以志也此一段乃老人所說而其下揷入貞元中一段此又韓公自述其所嘗目見以證之其下又接以城陷一段則亦老人語也自巡長七尺餘至年四十九此一段皆張籍所述于嵩語而嵩貞元初以下又張籍自言故結之以張籍云三字不然則或不知爲何人語矣凡此逐段敘述錯出互見而皆有至法正是史漢妙處後人所當參究其中城陷一段讀者最易蹉過曾見尤翁云此當爲老人說誠然

韓文如孔左丞墓誌叙歷官行事顚該而顧不詳其

爲人似簡略然銘云自而長身寡笑與言只此八字孔公之容貌氣象宛在目中又序中載公請留疏云守節淸苦論議正平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則其爲人大體尤可具見固不待復須叙述也王弘中誌文亦於銘中詳其爲人曰氣銳而方又剛而嚴愛人盡已不倦而止與其友處順若婦女王之資禀性行盡於此皆可法也

韓碑如曹成王平淮西烏氏廟袁氏廟田弘正先廟等文皆不使也字蓋法尚書也

古來金石文字有決不容復有對者韓之平淮西碑

歐之瀧岡阡表是也
李空同文學左馬雖摸擬太露鎔鍊未至全篇合作者少而往往古直蒼健有一二可喜處曾見尤翁頗稱之尤翁不熟明文而嘗見其朱子實記序故云耳空同此文議論旣好體裁亦有法誠合作也
余又嘗謂杜甫文雖聱澁不通暢其氣調亦自古勁可喜如公孫大娘劒舞序僅百餘言而俯仰曲折感慨跌宕大類太史公蓋其才近也後見尤翁亦謂子美文殊好尤翁於文章頗尚奇故其言如此
尤翁亟推谿谷文章謂爲東方第一嘗語靜觀齋云

谿谷去歐蘇不遠大明三百年未有其比陽明譬誇張震耀而其實不如此論竊恐未然谿谷文典雅遒暢辭理俱備體裁不苟在吾東固當爲大家然其氣調才力實不及古人明人如空同弇州一派固非韓歐正脉至於遜志陽明遵巖荊川數大家皆深於經術優於理致宏博精深高明峻潔皆非谿谷所能及陽明誠有誇張處然其天才自高長於操縱非徒爲張皇者也尤翁實不多見明文槩謂明人皆僞學古文不知自有遵巖荊川一派谿谷正在其範圍中耳

谿谷之文典則理致雖近宋大家然失之太平緩宋文如歐公雖若寬平和緩而其封事奏劄指陳利害摸寫事情委曲深切刺骨透髓令人主聽之不得不動心開悟其序記碑誌祭文等文風神遒麗音調逸宕俯仰感慨一唱三歎往往有歔欷欲絕處此所以不可及也谿谷一味平緩全無激切處爲疏章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爲碑誌則無風神生色爲祭文則無悽愴嗚咽之旨盖其天資寬平得之又容易不曾致深湛之思故所就者然耳後人尊尚其文以爲圓熟渾成絶無斧鑿瑕纇可指

議此姑卽其所就言之則可耳若以比古人正見
其疲苶不及安得謂無可議也

谿谷碑誌雖乏逸調然其叙事繁簡得當稱美處亦
有斟酌分寸斯其所以爲善也

簡易文谿谷論之悉矣今以擬於谿谷其高處谿谷
所不能而低處谿谷所不爲要當爲鴈行也

簡易集中中朝奏文最好此等文字最易循襲常套
欲免此則又患事情不周匝詳盡而簡易諸奏文
敷陳情實旣懇切委曲行文又古雅簡鍊無一語
冗率膚俗襯此可見其才高功深宜乎中朝人之

歎賞也

尤翁謂簡易碑誌小篇好而大篇不好誠然

澤堂文體段渾成不如谿谷而結構精密過之谿之

詞賦澤之駢儷又足相當此之於古殆似韓柳近

世蔡湖洲每稱張李云澤堂詩勝谿谷此又與子

厚退之相似

澤堂文太密塞文字外不見有餘地此不及谿谷處

然如疏劄論事之文精覈切深不似谿谷平泛無

激發處

月沙象村同時齊名前後論者互有軒輊當時文苑

之論頗以象村爲勝觀谿谷所序二公文集可見也至近世尤翁始以月沙爲勝蓋象村䂓古修辭藻飾之功多月沙隨意抒寫紆餘之致勝尚辭者右象村主理者取月沙固各有所見也

象村天才敏妙而深厚不足又學諸子及國策且喜皇明諸大家故其文態度俊麗光彩絢爛但少質實之意雋永之味月沙天才華贍而高簡不足且不規規於古人繩墨出之甚易故其文紆餘通暢絕無艱難拘窘之態但體裁欠典嚴格調不古雅兩家長短槩不出此以夫子從先進之義則尤翁

之論其殆近矣乎
申最季良之文或謂勝於象村今觀其原論諸篇贍博宏衍誠不易得至他文不脫明人氣習要其家法故在謂之勝乃祖未知如何耳
東淮學明文而不爲已甚故其文頗峻潔可喜雖才思敏妙不及象村簡整却差勝同時錦陽尉亦學明文而專襲其鉤棘動曆之體繁冗靡曼全無體要遠不及東淮
東淮父子詩才皆劣季良詩尤不佳旣乏聲調又無氣力集中古律絕無佳者東淮差勝而亦不及象

者也

鄭東溟出於晩季能知有漢魏古詩樂府爲可法歌行長篇步驟李杜律絕近體摸擬盛唐不肯以晩唐蘇黃作家許亦偉矣然其才具氣力實不及挹翠諸公又不曾細心讀書深究詩道沈潛自得充拓變化徒以一時意氣追逐前人影響故其詩雖淸新豪俊無世俗齷齪庸腐之氣然其精言妙思不足以窺古人之奧橫騖旁驅又未能極詩家之變要其所就未能超石洲東岳而上之也

東溟詩所以易高於流俗者以平生好讀馬史又留

意古樂府爲詩歌喜用其語此皆世人所不習故驟見之足以驚動耳目而其實殆古人所謂鈍賊非竊狐白裘手也

左傳然明論程鄭降階之問曰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註若不在程鄭其家將有出亡之釁乎此註恐誤按不在程鄭謂上所謂明知之人非如程鄭者所能當也今此問降階者不過其身將有亡釁而然不然則將死云爾此與上文是將死不然將亡相應亡與死皆指程鄭之身而言耳何得

復云其家誥者不之曉不在程鄭一句之意而遷就其說如此不可從也

雍糾之妻知其夫將殺其父於鄭享以其事告祭仲而雍糾謀敗見殺盧蒲癸之妻知其夫將殺其父於廟嘗故告之以激慶舍而慶舍遂行被禍此二婦所遭正相類而所處絕相反余謂爲二婦之道但當至誠痛迫諫止其夫不從則死可也決不容有所左右於彼此盧蒲之妻設機趣禍其事尤所不忍

讀左史崔杼殺莊公傳因東郭姜一人而死者莊公

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申蒯蒯之宰及鬷蔑太史二人東郭偃棠無咎崔成崔彊崔杼凡十九人而其身亦不免婦女之禍可畏也哉

左傳叙事有極簡妙處如晉張骼輔躒同鄭宛射犬致楚師一段前後曲折甚多而終不出二子及射犬名始看似錯亂細玩之彼此賓主俱極了了其曰已皆乘乘車曰皆踞轉而鼓琴曰皆取冑於櫜而冑曰皆下博人以投曰皆超乘抽弓而射曰皆笑此皆指二子也曰不告而馳之曰不待而出皆

皆射犬也凡言二子悉用皆字則固不待舉名而可知其爲二人以此對彼又不待舉名而可知其爲射犬此敘事簡妙處前後六皆字又錯落甚奇

少時讀左傳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認以爲敘事而疑其太俳矣後來始覺兩賦字當句大隧以下十八字當爲所賦之詩頓釋前疑近讀錢牧齋集已辨此一段當時鍾譚輩誤讀此文正如余少時而輒敢評議古人牧齋辨之極明快以此知古人文字不可以麤心讀過亦不宜妄生雌黃也

朱先生與南軒書論程集姪與猶子之說曰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註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盖古人淳質不以爲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妄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别嫌明微之意余按馬史田蚡傳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據此則男子謂兄弟之子爲姪自漢時已然矣此正可爲程

集稱姪之誤而朱先生云然豈或偶未記此文耶但考漢書姪作娃豈馬史本亦作娃而後來卻因疑似而誤耶未可知也

又按此書下文有曰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歟後之義人或未詳余觀野客叢書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爲友于謂子孫爲貽厥歇後語也僕考諸史自東漢以來多有此語曰居貽厥之始曰友于之情愈厚如言色斯赫斯則哲之類甚多又按陸放翁老學菴筆記韓退之詩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

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謂八千里三千里也或以爲歇後語非也書益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註云五千里論語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註亦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據此兩說則歇後之義可知蓋但云友于則不知所友者何人但云貽厥則不知所貽者何人但云赫斯則不知赫底爲何事但云則哲則不知哲底爲何事但云八千三千則不知八千三千是何物以其遺却實事正意而設爲虛語故謂之歇後也禮記猶子本謂喪服兄弟之子與己子同也今無上文六字而單稱猶子則殆與

貽厥友于之類無異故先生說如此矣
馬示卿所著懶眞子記康節事云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旣高而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甕牖圭竇者墻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之狀甕牖者以敗甕口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謂之安樂窩先生以春秋天色溫凉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游於諸公家諸公者欲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迓於門迎入窩爭前問勞且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婦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自陳於前

先生逐一爲分別之人人各得其歡心於是遷轂
競進厭飫數日餘游一家月餘乃歸非獨見其心
術之妙亦可想見洛中士風之美聞之於司馬文
仲[忄咠]云按此與他書所記大略皆同而獨主實事
及甕牖象日月安車駕黃牛他所未見故錄之
唐裴廷裕東觀奏記宣宗賦詩賜寓直學士蕭寘令
和寘手狀謝曰陛下此詩雖桂水日千里因之平
生懷亦無以加也明日召學士韋澳問此兩句澳
奏曰宋太子家令沈約詩寘以睿藻清新可方沈
約爾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漸薄按上

兩句乃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也今云沈約豈章
輿誤對耶抑廷裕記之誤也
東觀奏記藍田尉直弘文館柳珪擢爲右拾遺給事
中蕭倣鄭裔綽駁還曰陛下高懸爵位本待賢良
旣命澆浮恐非懲勸珪居家不稟於義方奉國豈
盡於忠節刑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閤門表稱子
珪才器庸劣不合塵垢諫垣若誣以不孝即寃屈
爲甚太子少師柳公權又訟侵毁之枉上令免珪
官且在家修省按柳氏家法冠當時而其子弟乃
以不孝被劾可謂不幸然觀仲郢公權俱露章訟

寃可見其誣枉亦見古人爲子孫訟寃不以爲嫌也

近從人借看稗海書乃明人蒐集漢唐宋以來說家爲一部書其中雖有神怪不經詼調不根近於淺家齊東者然其逸事異聞名言嘉話可以裨史乘之闕備藝文之采而關名教驗理致者不翅多焉亦足爲博雅之助矣但恨刊板不精訛謬甚多至於篇目亦極疎謬石林燕語卽宋葉夢得所撰而目錄云程摸撰初不知其故細考本書卷首題云葉夢得撰子棟程摸校盖三人卽夢得之子也編

書者不察乃誤認桯撲爲人姓名而妄以桯爲程也又泠齋夜話乃宋僧惠洪所撰所謂洪覺範者卽其人也而篇目闕之又續博物志篇目以爲唐隴西李石撰而其中亦頗有宋事如云相家說入臣得龍之一體當至公相魯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又云祖宗眷異者如歐陽脩石延年云云又云陳正敏所取者陳摶李瀆林逋魏野曾遯世之士云云豈或後人勦入之故耶未可知也續博物志又云今上于前朝作鎭睢陽洎開國號大宋又建都在大火之下據此則又似宋太祖時人

而王安石曾公亮又在其後竟莫知何人所撰也
唐人詩用遮莫字詳其語意初非禁止之辭而後人多誤用之鶴林玉露釋以儘教是也嘗與崔汝和語此汝和謂此固然矣然如李白詩用此語似亦作禁止之辭矣余曰豈指遮莫枝根長百丈遮莫姻親連帝城二句而言耶吾意此正是儘教之意蓋李之意以爲設令枝幹盤互姻親貴盛終不如交游之衆多己身之富貴云耳著作禁止辭則此二句說不去矣汝和唯唯
南袞作濯纓挽有人物宋豐熙之語谿谷漫筆以爲

甚謬此說似太拘滯夫熙豐之際在朝者固多安石之黨然一時人物實多名賢是以邵子四賢吟亦曰有宋熙寧元豐之間大爲一時之壯據此則謂之熙豐人物亦何不可耶若熙豐舊人之目乃一時相指目專指當路之人而言恐不必用此爲嫌也然南詩不言慶曆元祐而言豐熙亦出於趁韻爾

江隣幾雜志好事者記一春好天氣不過二十日以近年觀之九十日內得二十日好天氣亦絕難可見天地氣候日益乖也

米元章謂筆不可意者如葯竹篙舟曲筯哺物世無佳筆久矣近時益甚尋常作字極費人氣力偶見元章此語愛其善喩記之

李賀有五粒小松歌五粒卽五鬣我東海松是也凡松無穗二鬣而惟海松五鬣此種中原絕罕惟華山産焉故稱華山松五代蔣鄭遨隱居華山脈五鬣松卽此也我國則處處有之酉陽雜爼云皮無鱗甲而結實多新羅所種以此知天下惟我國多此松其曰海松者盖以此也此與凡松雖形狀稍異要爲松之別種故中原人遍稱松而只以鬣數

殊其稱耳東俗乃混稱栝子不惟俚俗如此至於
詩文亦承訛稱之甚無謂也
淵明與子疏云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
西游走此蓋作疏時正五十歲餘耳其言此者承
上文壽夭永無外請之意以見其年數未爲不足
耳少而以下乃敘其出處困窮之故非謂過五十
而乃東西游走也趙泉山不識此乃謂淵明年過
五十時棲閒十年矣尚何游宦之有五十當作三
十云誤矣
宋馬永卿所撰嬾眞子謂小名小字始於離騷經蓋

謂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其小名小字也此殊未
然朱子楚辭註名平字原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
爲美稱訓平爲正則其義固易見而訓原爲均似
本詩畇畇原隰之文宗卿不察乃謂靈均爲小名
正則爲小字誤矣
古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鑿之地夜視盆中
有六星異衆星者必得甘泉見宋方勺泊宅編又
近有愼懋者頗解地術言欲鑿井當先置數銅盆
于地上經夜視之見其中露氣結聚多者鑿之必
得泉此言亦有理余家農巖苦無泉常汲溪水飲

之當以此兩法試之
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云柳子厚詩云海上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用之云割愁還有劍鋩山或謂可言割愁腸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晉張望詩曰愁來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處也余謂愁來不可割言愁之難制也割愁腸言愁極而斷腸也二意正相反今東坡詩實本於子厚則不當用張詩爲證豈坡公實取張意而用子厚語爲翻案耶不然則割愁之爲未妥誠如或者之疑也
老學菴筆記云漢隸歲久風雨剝蝕故其字無復鋒

銘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秃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余見近世許穆所爲古篆正類此不獨篆隸爲然詩亦有之古樂府鐃歌鼓吹之類句字多斷續往往不可屬讀此乃有脫缺而然耳李攀龍輩不察乃强作佶屈語以爲古體此正杜仲微之漢隸許穆之古篆也

余嘗游伽倻山用眞韻作五言長篇中押觜字云髣髴雲漢曉列宿餘參觜後考韻書參觜之觜乃在支字韻雖覺其誤而亦未能改也今見馬永卿所記有云二十八宿觜觜音訾非也西方白虎而觜參

爲虎首故有背之義此言有理如此則余詩所押
盖不誤也此外辨宿之音繡充之音剛氏之音僊
皆誤者其言似皆有據要之韻書不能無謬誤
蘇子由龍川志云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
不爲朋黨早歲排呂許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
厲過直公亦不喜也自越州還朝出鎮西事惡許
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讐而去其
後以參知政事安撫陝西許公旣老居鄭相遇於
道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惟有悔過之語於是
許公欣然相與語終日許公問何爲亟去朝廷文

正言欲經制西事耳許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
廷之便文正爲之愕然故歐陽公爲文正神道碑
言二公晚年懽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啓
歐陽公子見張公言之乃信按朱子與周益公書
論范呂解仇事云龍川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
道之言爲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今詳
此志所記似專以范公爲深悔前日攻呂之過而
與之解仇子由蓋據張安道之語而記之故其言
如此此正安道爲呂左袒之意恐不足爲據朱子
反以爲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何也豈專指其

恐許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譬而去一欵而然耶

余嘗作驪陽挽詩用樹稼字蓋篇內別有木字故以樹代木也以義言之此固無害而尚疑其無稽後見東軒筆錄云唐天寶中氷稼而寧王死故當時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據此則作樹稼正是昔人子瞻作文使事必使子弟門生考其出處蓋必如此而後慊於心故耳

往年在清風與宗人金楷甫縱言及於古今節義之多少金君謂宋時以禮義培養士大夫而靖康之

變殉義者獨一李侍郎何其少也余答謂此不難知也自王安石以來斥逐衆正引用羣小至于紹聖崇寧之間章蔡之徒相繼用事凡當世之賢人君子非遭竄逐則奉祠在外無一人在朝而其充塞要津布列外藩者只是京黼童梁之私人以此輩而當變故負國賣君甘心屈膝固其所也尚何望其效死殉義且其時汴京受圍不數月而二帝北行高宗南渡故雖有忠臣義士身在遠外未及起而赴難耳不然則其卓卓效節夫豈一二人而止哉今不察此而槩謂之無人非篤論也金君淵

以爲然今日偶見張采名臣續錄序已論及此其意正與余前日所云者相符獨恨金君在遠不得出此序共讀耳

余嘗有歸去淵亭論陶淵明棄彭澤事以爲淵明非索隱行恠之流其仕本爲貧豈不肯屈於一督郵而棄而去之若是其邁邁乎蓋當是時寄奴稱号之勢已成故託此而去之正如孔子以膰肉不至而去魯也余之爲此論蓋亦出於一時臆見而第不知果得淵明之心否耳後讀王褘廬山記云靖節爲彭澤令不肯束帶見督郵遂解官歸是歲劉

裕殺劉仲文將移晉祚陶義不事二姓故託爲之
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
悻乎正與余前論脗合而其引孔子事尤相符余
旣自喜其所見不甚謬而又知古今人意思不相
遠如此凡後人所自以爲獨見創論者未始不經
前人道破也

中國所稱洞皆指巖窟石穴中空可居者耳我國則
不然凡山谷深邃處輒以洞名之考韻書洞空也
兩山之間有谷焉是亦有空義稱洞亦無不可而
至於京城坊里之名亦以洞稱則尤無謂不知何

自而有此訛也然周人之玉宋人之鼠同以璞名則方俗所習同名而異實者自古而然非獨此一事也亦各隨其稱而已讀名山記偶書

又中國人稱石之有穴者曰巖如永州之朝陽巖始興之玲瓏巖永福之方廣巖桂林之伏波諸巖皆是也不然則雖千仞之巨石不以巖稱考韻書巖峰也石之有穴何取於峰義而必以是稱之也其爲可笑殆與我國坊里之稱洞無以異也意此本南方謠俗所稱而遂爲中國通稱之名也

皇甫嵩屯扶風與蓋勳謀討董卓而以城門校尉就

徵朱雋在河南與陶謙謀討李傕而以太僕徵
二人初皆以討黃巾著名其智勇亦相埒而末路
皆迷於去就為君子所譏事正相類可笑
河西三明惟皇甫規志節偉然最賢張奐倉卒見紿
枉害忠良雖不能無罪然能力辭侯爵又為之陳實
上章伸理亦善補過者惟段熲阿附黃門輸貨得
官卒亦以是喪身其最下乎
袁本初部下名士甚多惟沮授田豐最賢而授智計
尤勝如授者可謂一時之傑而惜託身非其道早
靳準殺淵聰子孫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與閻叢石

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其事正相類皆天假手也
韋賢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世以爲名言
然教之以榮名與遺之以富厚相去幾何龐公之
對劉表曰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譬所遺
不同未爲無所遺此言更高賢數著
歸震川集何氏先塋碑銘晉與恩澤著自廬江文穆
贊窮懿哉孝子實維昆季皆有名德註云何求求
弟點胤世稱何氏三高而點又有孝隱士之目所
謂懿哉孝子實維昆季皆有名德也按碑文已言
何是晉孝子琦之後銘言孝子正亦是琦何得爲

黠相悲詿者之意以黠兄弟有名稱故附會於昆季名德之文然詳此所謂昆季正以琦是尭之從兄予上文穆說來故云耳非指黠兄弟也以下辛巳所錄

東坡集張益老請琴贊頗疑其不類意謂此老故變格出奇作此荒著瓌巧語耳後讀山谷集亦載此文又見其答張益老書云欲徧為諸琴品藻稱述此尤為明證乃知坡集誤也

東坡次韻滕元發許仲途秦少游詩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青丘吞澤芥自慚潢潦薦溪蘋兩邦旌纛光相照十畝鋤犁手自親何似

秦郎妙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註兩邦蓋羨意者滕元發許仲途皆爲太守乎然破題指之爲許野人未嘗稱許郎許與之義謂二公能詩而却許野人醉後狂吟也二公指滕許而野人則秦自稱耳何干仲途然則兩邦之爲元發仲途信矣註乃錄一許字有此疑難可笑偶閱坡集書之（或疑二公指元發少游而野人指仲途則第七句秦郎下不應另出且少游乃東坡後輩豈應稱老耶○以下癸未所錄）

劉夢得竹枝詞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晴同）下還有情人多未曉其意余謂此即古詩讀曲之遺蓋情與晴同音故以東邊日西邊雨喻男女之際似

無情而又似有情也正如讀曲石闕生口中含碑(悲也)不得語風吹黃蘗藩惡作苦籬(離也)聲之類也余雖解得如此而人未深信後見張文潛明道雜志韓持國每酒後好謳柳三變一曲其一句云多情到了多病有老婢每聽之輒云大官體中無與人別我天將雨輒體中不佳而貴人多病致病耶此蓋認情爲病故其語如此也正可爲前詩之證(東坡我入瞻別詩達子辟開每見隱嶽拜着盡更無期歲杪却有重逢處一飯何曾忘却時亦此類也)

康節六十六歲詩云使吾却十歲亦可少集亭奈何天地間日無再中理蓋歎之深也以康節之亭於

天下事旣已無所不適而其言如此豈所謂百尺竿頭進步者耶自思今年尚不及康節十三歲亦不無進步之地矣但前此全無工夫苟非十倍努力又何望少集事耶此却瞿然可深省也偶看擊壤集書此

山谷游百花洲李氏園詩三公未白髮十輩乘朱輪只取人看好何益百年身但願長今日淸樽對故人此蓋設言黑頭作相家世煇赫只教人好看而要無益於吾身云爾註者乃以三公爲寇萊公范文正謝希深此只見百花洲有三公舊蹟而附會

如此大失作者本意可笑

山谷和邢敦夫秋懷詩西風壯夫淚多爲程顥灑蓋惜之也山谷蘇門人而其語如此豈當時公論固不可掩耶抑明道德性寬大與伊川方嚴氣象不同故雖蘇黨亦無崖異耶

山谷司馬溫公挽毀譽蓋棺了千今名實尊註言人死則毀譽亦隨而泯獨公死後其名尤重按此謂人之毀譽至死乃大定故公死而名實益尊重也註說恐未是

朱子語類高宗初立時猶未知辨別元祐熙豐之黨

故用汪黃不成人才汪黃又小人中之最下者及趙丞相居位方稍能辨別亦緣孟皇后居中力與高宗說得透了高宗又喜看蘇黃輩文字故一朝覺悟而自惡之而君子小人之黨始明余見近世主調停之論者每謂我國朋黨已歷累世殆近百餘年非如前代一時分黨之比鬧見積習難遽變改在今雖不無邪正之分黜陟用舍不宜偏著一邊曾不知熈豐元祐之黨汔于南渡猶未已朱子之論未嘗不以辨別爲是觀此條所論可見矣蓋日無邪正則已苟其有邪正則豈得以源委之遠

而不別其薰蕕冰炭乎

又語類因說胡珵德輝所著文字問德輝何如人曰先友也晉陵人曾從龜山游趙忠簡公當國與張嵲巨山同爲史官及趙公去位張魏公獨相以爲元祐本必全是熙豐本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表二人爲史官胡張所修史皆標出欲改之胡張遂求去及忠簡再入相遂去何李用胡張爲史官書奏上據此亦見二黨之爭至南渡猶未已

韓碑多直敘歐碑多錯綜韓體謹嚴其奇在於句字晦鑄歐語雅馴其奇在於篇章變化

韓格正而力大歐調逸而機圓
韓本尚書左氏之法歐得風騷太史之旨
王碑體多近歐墓誌類韓
天下事須先辨眞贋虛實而後可論工拙精粗文章
亦然如大明王李輩力爲古文蹈襲唐宋觀之
非不高奇而徐而繹之皆假竊形似之言耳此乃
文之贋者也
退之爲文務去陳言陳言非專指俗下庸常語也凡
經古人所已道者皆是如左國班馬之文雖則瓌
奇一或襲用皆陳言耳今讀韓集累百篇無一語

襲用古人成句如平淮西碑專法尚書而無一尚書中語董晉行狀規模左傳而無一左傳中語張中丞傳後敘酷類馬史而無一馬史中語眞卓識也明文如李于鱗專取古人句字屬綴成文其陋甚矣元美亦嘗議此病而觀其自爲亦不免此碑誌敘事類皆襲用馬班句語篇篇複出入眼皆陳先退之之所務去方且極力爲之而自謂高出唐宋何也

邢敦夫不獨文譽高一時其人物亦大爲諸公所重曾直嘗有十絕歷述元祐諸公事其一云魯中狂

士邢尚書本意扶日上天獨敦夫若在鑴豈老不令平地生崎嶇其翔許之意可知矣以下甲申所錄

子瞻詩山人若問今何似猶向燈前作細字放翁詩自知賦得窮儒分五十燈前見細書余今年五十四衰疾已甚老形皆具獨眼力不減少日燈下尚能讀細字書於二公所云自謂近之放翁詩尤覺有味

南尚書二星謫白川時鄭維岳貽書言吾叔今年運氣不佳願勿過飮盖鄭卽公族姪而解談命故以此勗之也公不答書只於牘背題四韻詩以還之

其一聯云萬事懶從詹尹卜一生長恨楚臣醒警切可喜甲申三月廿三日聞諸李養叔

范蘭溪心箴朱子亟稱之取載於孟子集註每讀之恨不詳其人物出處近從玉堂借得宋詩鈔觀之范詩亦在其中篇首略叙其本末云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紹興中舉賢良方正昆弟多居膴仕竟以秦檜當國抗節不起隱於香溪因稱香溪先生著書明道多本於經學據此則其人品固不凡矣

范集有讀揚子雲傳詩云蠅聲紫色歎昏蒙義士遠引如冥鴻胡爲顛眩尚執戟美新屈首稱臣雄嘅

山夭野躑躅大拓落不歸良巳過近危竟似井眉瓶虛作反騷啖楚些詭情懷祿遭嘲評但用筆墨垂聲名朱子以前譏斥揚雄未有如此詩之痛切者莫覩王曾諸人左袒子雲護掩臣莽之罪所見遠矣

歐集吉州學記有二本不但句字多所增損章段先後亦頗移易一是石本一是昇平時印本而石本載居士集印本載外集石本字數頗減文尤簡暢當是後來修改者世言歐公作文雖尺牘亦多追後修改其不苟於述作如此此記亦其一證試將

二本比對稱量亦可窺其詳略去取之意料簡刮摩之功爲益公序據舊鑑新因悟爲文之法者正謂是耳以下乙丙所錄

歐陽公集有務聖俞詩集序詳其語意豈是聖俞在時作也如云年今五十又云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莫非作於聖俞沒後者明矣其末乃有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之語蓋公初因謝景初所編集爲作序如前而聖俞沒後更爲編定其全稿却就前序添足此數語耳前後合爲一篇雖屬可疑細考要當如此又考公與聖俞書云詩序謹如命附去

蓋述大手作者之美雖爲言不知稱意否此亦當指此序也偶看歐集書之

歐集有徐無黨焦千之所作胥楊二夫人銘蓋公遣毋鄭夫人喪將以二夫人祔葬以方在制故命二門人代爲銘而實公作也觀其文辭體制可見二銘皆佳甚而茅鹿門不以入於八大家文鈔豈未詳其爲公作耶

杜詩蘇註之贋朱子旣明言之而文獻通考陳氏說及皇明楊升菴錢牧齋集亦有所論矣註中所引古人事跡說話全是杜撰明者只一見便自了然

初不待考證而知其妄也然後來爲類書者往往不察或反引以爲故實誠可笑也余嘗與舍弟輩觀事文類聚及他類書所引故實有可疑者輒認之曰此必杜詩蘇註語也就檢之果然蓋其語氣不難辨也今見芝峰類說有云杜詩家書抵萬金按梁王筠久在沙場一日得家書曰抵得萬金詩語全用此也又云知章騎馬似乘船按晉阮咸醉騎馬欹傾人指而笑曰箇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蓋用此意又云李白詩爲問如何太瘦生摠爲從前作詩苦按崔浩愛吟詠一日病起友人曰

子非病乃苦詩瘦盖用此也竊詳此三語似皆出蘇註當檢但芝峰引此三語皆有按字豈别自有所考耶若只見於蘇註則不當自爲考證語如此也

類說又云杜詩憶弟看雲白日眠按雲麓漫抄曰梁瑄不歸弟璟每見東南白雲即立望慘然詩意盖用此也竊詳此語亦似出蘇註而今云雲麓漫抄豈非漫抄者亦取諸蘇註而不察其爲妄耶其輾轉承誑尤可笑也後考杜集此語果出蘇註而見每望東南雲一漫抄盖本此也芝峰見其切於憶弟看雲句引之而未知其本屬贋說也

韓文鼓舞讀之使人氣作歐文詠歎讀之使人心醉

以下丁亥所錄

以國風離騷之旨爲文章唯歐公爲然或曰如豐樂亭峴山亭記之類是否曰近之然不獨此也他文大抵皆然觀其反復詠歎處卽是

峴山亭本爲叔子作而歐公作記却並元凱一滚說去其間歸重叔子處不過一兩句便有一髮引千勻之力而筆勢便捷活動如蜻蜓點水絕不粘滯太都一篇之內或開或合一拈一放皆有意思而不見痕跡非老筆人化無以及此

經傳以外惟史漢尚堪多讀其餘雖韓歐文亦不耐數十讀惟曾文最耐多讀以其質厚而致深爾

南豐戰國策序列女傳序議論尤極純正行文又典雅近西漢最宜多讀

曾文似荀卿蘇文似孟子蓋荀文豐博有委致孟文簡直有鋒鋩二子之於文亦然坡固嘗學孟子而南豐不聞其學荀卿要之皆才相近耳

南豐宜黃縣學記精深周匝其於先王學校之意直是說得出漢唐以來諸儒都無此見識議論

列女傳序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

其所以然者盖本於文王之躬化此此義極善從來論者未能及此朱子詩序辨中旣明著其說而集傳周南篇後所論亦此意也

戰國策序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說得爲治之義極簡當雖聖賢無以易之

東坡正統論其說最不可易朱先生綱目正統意正如此此意本自簡易後之爲正統說者皆推之太過要是强生事耳

南豐與王深甫論揚雄事其說種種乖舛以彼之識

當不至此只爲合下看得揚雄太重以爲孟子後一人失身之事宜非其所爲故從而爲之辭如此蓋意中纔有所偏便礙却正知見

韓文送孟東野序物不得其平一句古人或疑其有病蓋以下文臯夔伊周不可謂不平之鳴耳不知退之所云不平者只是有感觸之謂七情之發皆是非獨悲憂怨憤感慨抑欝乃爲不平也

人之於言也其於人也二句驟看之雖相似而實則不同上句主乎人而言也下句主乎天而言也蓋詳此序首言物之鳴次言人之鳴次言天之鳴物

則只自鳴而已人則不惟自鳴而又能假於物以
鳴如八音是也天則不能自鳴而只假於物與人
以鳴其在物則鳥雷蟲風天之所假以鳴四時者
也自皐禹以至翺籍天之所假以鳴於歷代者也
人之於言也亦然言不獨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亦
不得其平而後鳴也其於人也亦然言天不獨於
物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於人也亦擇其善鳴
者而假之鳴也詳此則凡下文所列歷代之善鳴
者皆天之所假以鳴者耳中間用數箇天字其意
光明如云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如云將天醜其德

而莫之顧如云云天將和其聲使鳴國家之盛云云
而結之以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此皆以天爲
主而人特爲其所使耳
夔不能以文辭鳴一段極好笑蓋天則假夔以鳴而
夔不能自鳴又自假於韶樂以鳴也又字自字當
著眼此固退之簸弄近戲劇處而益見爲臯陶以
下鳴者皆天之所假鳴而非自爲也
歐文王文正碑專叙相業胡安定表專叙師道梅聖
俞誌專叙詩學他事行皆略之其叙事有體要如
此

王文正碑自爲進士至翰林學士所叙廑二百言而其叙入相以後幾千餘言中間自翰林學士歷樞密院爲參知政事處先書其爲人大略以見相品又引錢若水語以證相器又書眞宗與若水問答語以見大用之兆然後方書其拜相事此等具有至法

歐文碑誌叙事一用屬辭比事之法不但以年月先後爲次序如王文正碑書拜平章事後即言其爲相務行古事云云次言在相位十餘年云云而結之以至今稱爲賢宰相以總其大槩其下又分叙

三段其二用人薦士其一簡黙能斷其一善解主怒辨理人罪每段各有數事以實之其作相事業便了然如指諸掌若如後人叙事但用年月爲次則此等事後先錯出無以領其要矣歐公叙事大抵本太史公熟觀史記諸傳可見其所自來

歐文杜祁公劉原父誌丁元珍表叙事先錯綜變化須細繹之方見其履歷次序

李牧子汨汨子左車左車十世孫膺其後至唐又有棲筠吉甫德裕見南豐集李迂墓誌牧名將也一爾其孫又有左車誠是奇事左車曰爲陳餘畫策韓

信師事外更不見於史而其後世蕃衍爲奕如元禮文饒者相望而出尤可奇也

明末文士開口弄筆動談禪理其實皆浮浪無根於禪亦何嘗有得今讀中郎集一邊說禪談佛一邊耽酒戀色此如屠沽兒誦經直是可笑然釋氏本認欲作理故世之樂放縱而惡拘檢者皆託此以爲窠窟亦其勢然耳明時學者自餘姚而流爲盱江一派其說益猖狂無復忌憚所謂儒學者盖已如此文士固不足道也以下未詳何年所錄

三先生論事錄序載於朱子大全而陳同甫集中亦

有之文二程全書論韓退之一款亦見東坡集宋陳程蘇其道何翅燕越而文字相混如此後之人亦無以辨别以此知古人文集竄入他文者甚多也

論退之一款當是程子語固無可疑而論事錄序則恐出於同甫聊識之以俟知言者質焉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云云

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爲苦一朝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鑷去右東坡書焦山綸長老壁詩也嘗見小說宋某

人髯長仁宗偶問卿寢時以髯置被上乎置被底乎其人不能對及歸置諸被上下底皆不安遂終夜不寐按盖用此事而註欠引之小說不記何書當更考其[illegible]疑蔡[illegible]謨

豐巖集卷之四 [illegible]

書冊 冊
十